

想起绿皮车上那白色搪瓷杯

□ 刘放 (江苏苏州, 文化人)



漫画 / 崔泓

我认识他，自然也是偶然。那是个采风活动，在四川青神县，我们的组长是诗人舒婷。前来接机的有县委宣传部长，有县文联主席，还有就是这位仁兄，其时职位为县旅游局局长。一上他们的车，这位胖嘟嘟的邵局长就滔滔不绝介绍青神的丝绸文化，称之为古老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偏偏舒婷顶真，说此地出丝绸没有问题，但与丝路有什么干系？可能有些牵强，还是不八卦为好。邵局咧嘴嘿嘿一笑，从李白的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”说起，又以西南茶马古道为佐证，说得舒诗人一愣一愣的，点头认可。后来，她干脆成了小迷妹，与她一开始不以为然的人兴致勃勃探讨起来。周围人皆笑而不语。

此邵局有关小说、电影、表演的点评都很在行，明显带有“三栖”属性。而且彼此贯通，极富感染力，但又绝非满嘴跑火车之辈。这从他说及一次乘火车的路遇可以明证。

1979年，他从天府之国考上赣东北的

上饶师专，每年寒暑假的火车都要路过上海。那列车的颜色和车次都铭心难忘，绿皮车厢，91次，往返重庆和上海。一次，坐在他小茶桌对面的中年夫妇，话中带“阿拉”，而且小茶桌上的一只白色搪瓷杯子壁上有“先进工作者，上海邮电局”字样，明白无误透露了诸多信息。他们是当年插队江西的知青，返城后一切见好起来，业余还都在上夜大。大约是见到他们当年挥洒青春之地的大学生，联想到自己青葱岁月，兴奋不已，仿佛是故人相见，非常乐意与之交流。

邵指着崭新的杯子说，恭喜啊，刚获得了先进。被恭喜的男主人忙摆手，说，此乃家老婆的功劳。人家插孔功夫一流，想不得先进也难。

“插孔？”邵不懂。待人家告知是总机接线员，才长长“哦”了一声。根据描述，在他的眼前闪现一个马蜂窝。这个上海邮电局的总机接线员的面前多达683只孔，她居然能熟练到闭眼不怎么插错，算得上行业状元的范例，让人大开眼界。“其

实也是有瑕疵的，她全年下来插错忒三次。这个插错可是一次也不行的啊，对哦？错一次就是‘出轨’。”他端起小茶桌上的杯子，略带夸张地咕了一大口凉茶，继续说：“你阿嫂干的这个总机接线工作，外人看起来轻松，其实不容易。比十字路口的交警指挥汽车分流难度大多了！上海南京路那些闹猛的商业街，人太多，横过马路建起了天桥。以后，汽车通行密集的地方，还要建立体交叉桥，让汽车分层畅通无阻。那看看阿拉屋里的这个接线员，她不也是一座这个通话的立体交叉桥吗？建设大上海，绝对的有功之臣。”

女主人接过老公的茶杯，对邵说：“大学生要学学上海的男人，都很会疼自己家老婆的，他们外头工作做好，回到家做饭洗碗洗衣裳，都包了。你们四川的男人也顾家的。但再顾家，能够帮自己家老婆做夜大的作业吗？所以，拿到这个茶杯，老公的功劳有一大半！”

40年后再看这只茶杯，简直形同文物。但那个时代，还真是上进努力阶层的标配。如今，官至局长的人一看到搪瓷杯子，就想起车上遇见的那对上海夫妻。有时，走在青神的岷江边，他也会想到这长江支流与干流汇合后，最后流经入海口的那座大城市，他都想借东流水捎带一声问候。问候一家人，也问候一座城。

这故事让大家听了一下静默起来，似乎都有些陶醉其中。讲述者继续说，杯子上的邮电局都早已分家成了“邮政”和“电信”两大家族，但他相信，这个由爱凝结的小家庭，绝对稳固。

我从他神往的神情看去，似乎他心目中的一座大都市，也装在这搪瓷杯中了。